

功深熔琢，纯青而出

——读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

葛娟

金圣叹，这位明清之际的文学批评家，以《水浒传》、《西厢记》等才子书的经典评说以及特殊的人生遭际，在后世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几百年来，围绕金圣叹文学理论和文献考证的研究一直绵延不断，汇成了比较清晰有序的金圣叹研究学术史。如今，陆林先生的《金圣叹史实研究》（收入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的出版，无疑为金圣叹研究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凝聚作者20多年研究积累的著作，集百年金圣叹史实研究之大成，聚明清文学实证研究之精髓，堪称明清文学史实与实证研究之典范。

陆林先生是明清文学史实研究专家，曾感于在文学史实研究中“明清领域里范式性著作尚不多见”，试图“通过各种事例的考证，展示研究者摸索多年，体现了明清文学文献史实研究独特方法的心得，即立志撰写一部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范式性著作。”^[1]《金圣叹史实研究》便是这样一部体现作者多年夙愿的著作。陆林先生以坚定执著的学术理念和追求，及20年如一日呕心沥血的倾情付出，成功地展示了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范式及范本。本人不揣冒昧，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一部明清江南下层文人的精神史

金圣叹史实研究，是指包括围绕其生卒籍贯、主要事迹、生平交游等基本史实情况展开的实证研究。相比金圣叹文学理论研究的丰富和成熟，当代关于金圣叹史实研究，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存在着明显不足，这不仅源于相关历史文献的匮乏以及实证研究上缺乏竭泽而渔的功夫，更重要在于人们对实证研究及其意义的轻视和误解。“反对一事一考、一字一辨”之说便是对实证研究作为一门独立术业的意义消解。而陆林先生始终坚持这样的学术理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作家研究的范围内，无论是说学术发展，还是论个人兴趣、史实文献研究都不应该是附庸，也不应该仅仅是基础或前提（或是可以说理论素养是实证研究的基础），而是一门具有强烈独立性、需要专攻的术业，有着自身鲜明的学术规定性。”^{[1][17]}在他看来，实证性研究，不是为了出人意表而选择考述对象，不能为了证明某种观点而随意取舍史料，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对史实本身的考量，对事实真相的探索。那么，考证的意义在哪？《金圣叹史实研究》便是最好的回答。这部长达七十余万字的专著，不仅考证了金圣叹的基本史实，如对其姓名、字号、籍贯这些长期存在众说纷纭的乱象及疑难问题予以廓清辨析，对哭庙记闻版本和扶乩降神活动等进行最大限度的历史还原和解读，对金圣叹事迹编年佚作予以订补和辑考等等，除此之外，该书一大重点是有关金圣叹的交游研究，将金圣叹著述中涉及到的众多友人一一勾稽出来加以考论。这部分内容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二多，对相关阶层文人生平、交游的考证，不仅尽可能地触及金圣叹生平活动范围，而且从人物社会关系以及世道人心考察中，揭示了一大批江南下层文士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人格，描摹了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文学活动的人文生态图景。

如关于“许之渐（兼及许之溥）”的考论，就可以借此观照作者上述学术理念。这是“《小题才子书》所涉交游考”中的一篇。在考证许之渐生卒、字号、家世、籍贯及与金圣叹交游之后，作者兼及许之

溥（许之渐之弟），着重从许之溥恃才旷放，与金圣叹“同调”关系方面加以考论。如果说许之溥因学使责其岁试字多古体，遂终生不试，与金圣叹“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有相似之处，^[2]仅是一种现象的偶合，那么作者针对方志言许之溥“闻闯贼陷京师，痛苦几绝。自谓赘疣，佯狂诗酒间”^①这一观点，展开许之溥特别的人生境遇和心路历程的文献考述，则是对人物内心世界和精神人格的深层剖析。作者的视角是其岳父郑鄮凌迟处死的惨绝遭遇与许之溥精神苦难之间的关系，这打破了以遗民思想作为明末清初文人精神建构的惯常研究思路，“许之溥在晚明便因小故而放弃科考，并‘自谓赘疣，佯狂诗酒间’，为何自视为社会的多余无用之物？为何自绝于科举求仕之路而借酒佯狂？从其长兄之渐以晚明诸生考中顺治年间举人、进士，应当不属于入清后的遗民行为，可能都与其岳父忤逆乱伦的道德名声带来的消极影响，有着密切的关联。至少后人可以从中体会许之溥自少年开始的精神苦难。”^{[1](452)}这种建立在史料考证基础上的分析，不仅把握了“世道”，而且触及了“人心”，入情入理，令人信服。此外，从对许之溥人生境遇、精神历程以及诗歌评点的考证中，也不难见出金圣叹的影子。实际上，许之溥“借酒佯狂”的个性特征及其诗文才华正构成对金圣叹的特殊映照，作者由此解说二者的“同调”关系。

在《金圣叹史实研究》中，作者不仅考证众多人物的生卒交游和活动轨迹，而且关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最大限度地考察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生存状态、体悟彼时的世道人心。在多维观照和综合研究中，完成对金圣叹一生的动态脉络掌握，以及以金圣叹为中心的网状社会关系的辐射。如果说，金圣叹史实研究，首先是属于金圣叹个人的历史，那么应该说，这一历史也是明清江南文人的心灵史、精神史和文化史。因为对一个时期的历史来说，重要人物不是存在于历史之中，而是历史存在于他们之中。正因如此，作者充分挖掘史料，将相关人物活动连缀起来，让其在一定的历史场景中显示其存在价值。如在对“邵点”的相关考述中，作者侧重以其“五试不售，卒于京”为史实线索，考证邵点与金圣叹以及一批江南诸生的交往活动，解读他们的诗文唱酬及其心迹表露，展示邵点们落魄潦倒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并对包括金圣叹在内的诸生与当朝关系的远近疏密，做了具体的考证辨析。正是他们不同的政治选择及精神追求，组成了一幅色彩驳杂的清初文人生活图景。这种“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研究，充分体现了考证研究的旨归，即“复原历史文件中的每一个局部，将其重新嵌入到那个年代的时空中去，让它在完整的意义中被理解”。^[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是关于明清文学和文化史的微观建构和宏观透视。

二、一部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方法学

陆林先生在该书导言中，借用韩愈《师说》“术业有专攻”之语，指出考证研究需要宿业专攻。“宿业”意在强调，“从事金圣叹这一类人物的史实研究，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专门的研究，不是其他研究的顺带所及，亦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更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研究其他大家，亦无不如此）。”^{[1](15)}回望金圣叹史实研究，作者真正做到了“毕其功于一役”。根据该书《后记》所述，早在1990年代初期，作者便计划编选“金圣叹研究资料”，并陆续展开资料收集工作。如果将此作为金圣叹史实研究的开始，那么此项研究长达20余年。这期间且不言作者倾注怎样精力，花费多少的心血于此研究，单看陆林先生常提倡的“竭泽而渔”的文献搜求功夫，也可感知他在研究中对与金圣叹有关的人和事，在知见所及范围内，所作的文献搜求努力。该研究广涉各类文献包括金圣叹著述、方志、小传、传记、家谱、年谱、诗文总集、别集、笔记杂著、工具资料书等古代文献、现当代专题著述等等。此外，从作者本课题前期40篇研究论文（见附录，其中刊于《文学遗产》5篇、《文史哲》3篇、《文史》、《文艺研究》、《中华文史论丛》各1篇，被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① 许枋，重修马迹山志（卷7），光绪六年（1880）活字体。

转载、转摘10篇,被《新华文摘》转载、转摘各1篇),体现出该书凝聚了作者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可谓“厚积后发”。该书展示出金圣叹史实研究以及明清文学史实研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令人钦服。

如在对“嵇永仁”这一人物考证中,即可领略陆林先生精深的学术造诣以及突出的研究成果。作者首先确认嵇永仁是金圣叹生平研究中的重要人物,因为嵇永仁的存在,金圣叹的生年及其与周计百的交游得以确证。然后针对学界关于其生平史实研究中所存在的籍贯、家世、字号以及入幕前的生平事迹等向来含糊不清的现象,予以深入的稽考和明确。如借《嵇氏宗谱》(同治十年刻本)等相关文献考证其籍贯与家族移居之地变化。关于嵇永仁的生平事迹,文学史关注的是其37岁后的经历,即“以诸生入幕,尚未授官,而抗节殉身,义不从逆”,^[4]而于此此前生平,言及甚少。陆林先生则主要集中于其早期经历的考证,他的考证功力及文献搜求价值往往就体现在“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之中。从嵇永仁十余岁时从师受业的生活,到顺治九年16岁入学,顺治十四年为诸生;顺治十七年在苏州,顺治十七至十八年,如浙江道员胡养忠幕,顺治十八年七月作《纪梦诗》、《追悼诗》及《与黄俞邵》信,追悼金圣叹被斩等等,直到康熙九年(34岁)长子出生及此年冬季《扬州梦》写成,作者一路写来,翔实有序地展示了嵇永仁的早期生活内容和精神面貌。其中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生平事迹的详细描述。作者综合运用各家文献,清晰地勾勒了嵇永仁37岁之前的生活经历,描画出一个普通士子“自结发读书,以家道中落,奔走饥寒,学殖荒废,无有一是”^①的生活和精神的困顿。第二,竭泽而渔的考证功夫。作者在文献搜求上,常常是尽所知所及,广涉各种史料,勾稽探微,触类旁通,不断有新的发现。比如他从永仁入浙江道员胡养忠幕所记“王子于一更劝读《尚书》”^②而感慨古人学问有成,未见有寄人篱下者,遂弃而返乡之事,考证“由劝其读《尚书》的王猷定卒于康熙元年,可判断永仁在金衢严道幕府的下限”。^{[1](595)}从嵇永仁《与黄俞邵》信和金圣叹《葭秋堂诗序》,考证出金圣叹的生年,以及金圣叹与周计百的交游关系。第三,深入肌理的考述评析,作者不是仅仅客观地考证嵇永仁的生平事迹,而是注重考述嵇永仁其家庭困境与奔波入幕以及举业不成之间的关系,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揭示了清初以幕僚为职业的下层士子的心路历程。如从周亮工为嵇永仁《扬州梦》所撰的序言:“余与留山交二十年,知留山以古今文字驰骋当世,而尤留心经世有用之学。”^③作者遂加点评:“所谓‘经世有用’之学,就是下面引述的‘具经济才’,对于一位屡试不爽的落魄书生,即使赞许勉励,亦是安慰同情。”^{[1](598)}此言实际上道出了嵇永仁迫于生活压力而不得不从事经济之业的无奈。

在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宿业专攻的实践中,陆林先生摸索发现和检验总结了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独特研究方法,具有特别的学术性意义。如在“哭庙记闻版本论争平议”一章中,他将“围绕着哭庙记闻版本的使用、讨论和争议”提高到“从一个微小方面反映了现当代学术进步的艰难历程”的高度来认识这一研究的意义。^{[1](29)}通过梳理围绕着这一现当代学术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文学文献研究个案,并结合自己的研究,他探讨和总结了考证研究的经验和教训:第一,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强调文献调查的目的“终究应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证明已有的观点,因为这牵涉到对已发现文献如何使用。”指出某些个案研究“徒有文献发现之劳,解决问题之功却拱手他人,个中原因,值得反思。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永远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1](48)}第二,尊重前人与史料复勘。结合自己和学界对金圣叹史实研究中出现的个案性问题,强调“前人在引用史料时,会因为种种原因误读、误书或省略所见文献。对待前人研究,既要有敬畏之心,又要有审慎之念。其实践意义不仅是永远应对前此研究持有怀疑的态度,而且通过‘复盘’前人对原始材料的取舍、加工、体会其对文献的独特理

①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寄林铁崖先生书。

②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5),寄曹秋岳先生书。

③ 周亮工,扬州梦传奇引,见嵇永仁《扬州梦》卷首。

解，其学术的创获和疏漏亦自不难发现。”^{[1](49)} 第三，文献研究和史实研究。他从有关金圣叹“庠姓张”研究中文献与史实研究的各自得失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中，找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总结其积累史料多年的研究思路。上述几点经验之谈，陆林先生都是具体切入其研究个案，即围绕着哭庙记闻版本的使用、讨论和争议的研究出现的问题而生发，而非凭空而言，可资借鉴。

针对金圣叹史实研究的实际困难，如因其生前仅是一介寒儒，其所交多是草野小民和普通士子，相关事迹正史不载、方志难觅、碑传罕存、诗文稀见，加之许多原本只是以字号或某老相称者，仅仅是考出本来姓名，便不是易事，更何谈深挖交往的来龙去脉？陆林先生开创性地实践了他考证研究的方法，这就是除了利用正史、碑传、别集、总集、方志、笔记等常见文献，还充分利用和发掘家谱进行考证研究；在史料检索上有的放矢，在文献占有、文本细读上通过作品整理予以丰富和细化等。尤其其他对家谱文献自觉的利用和发掘，亦是他研究实践经验的总结。陆林先生不仅发现和验证了利用家谱文献的研究方法，以及家谱“文献查找的系统性和学术利用的自觉性”之于以作家为中心的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在此书导言中，以个案研究经历，详细阐述家谱文献研究方法的运用及其成效。

实际上，针对不同的个案和研究对象，陆林先生总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路径。这些研究方法和经验，有的是作者在行文中，常常有感而发地予以总结，更多的是作者将研究过程化入到行文之中。这使读者在获得对相关文献和史实认识和了解之时，还能清晰地感知作者的研究思路、考证方法以及文献考述特点等。作为学界令人敬佩的明清文学史实考证专家，陆林先生以自己多年的研究实践和经验，为明清文学史实研究提供了具有鲜明陆氏风格的研究范式。

三、一部承载生命之重的学术著作

学术研究尤其是考证研究在许多人看来是枯燥单调的，但对于以学术为生命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美丽的人生形式？陆林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居书房如胜境，化寂寞为精彩”，就是对这一人生形式和学术境界的最好诠释。一部《金圣叹史实研究》，便令人感受其步入研究胜境而获得的学术精彩。

且看《周计百：可以托孤的神交》一文，看一常见文献，陆林先生是怎样独具慧眼，探究其中奥妙，揭开周计百与金圣叹交往之谜，并赋以一篇精彩纷呈之文的？金圣叹与周计百交往，在近现代金圣叹研究中几无涉及，原因在于周计百何许人，知者甚少。陆林先生却从嵇氏尺牍中关于周计百梦金圣叹离世的文字记载中，展开了周计百其人其事及与金圣叹交游的考证研究。首先，针对俞越《茶香室丛钞》有关嵇氏尺牍中“惟‘赧南’不知何地，‘赧’字亦未识，疑有误”，以及对周计百语焉不详的识语，考证出周计百的名字、职位、籍贯、进士相关履历，及其“赧南”其地。仅此发现，便能领略陆林先生“宿业专攻”的学术素养和竭泽而渔的文献搜求功夫。读《金圣叹史实研究》常常发现他对别人“不及知”之知。殊不知，这需要一份长期练就的学术敏感和功力，以及他对“不及知”从不轻易放过的学术探求精神。其次，他从嵇氏书信、金圣叹相关书信和《小题才子书》评语等一些文献中，考证出金圣叹与周计百交往实迹，推出交往的时间与过程。再次，他以相关史料为依据，概括周计百喜交文士、极富才情、慷慨好施、清高狂傲等性格特征，得出：“在上述诸点中，熟悉金氏者也应能不同程度地看到圣叹的影子：这或许便是‘计百何以慕圣叹’的深层原因。”^{[1](368)} 最后，围绕金圣叹《绝别词》托孤遗愿以及周计百梦境之真假，解析“弥天大人所指”，考述细密翔实，结论独出一家。《周计百梦金圣叹离世》这一文献，在金圣叹研究中，大多数人仅作为穿凿附会之谈，置之不理。个别学者也只是审慎论为悲悼之言。陆林先生却顺藤摸瓜，打开一个关于周计百与金圣叹的交游世界，并有诸多新发现和精彩的论析，真乃“世事洞明皆学问，学术练达好文章”。

除了公认的学术价值,该书别具一格的著述方式和行文风格,也令人耳目一新,产生阅读的愉悦。该书融考证、阐释和叙述于一体,表达灵活多变,行文张弛自如,既有严谨细实的说明,也有深入精辟的剖析和清晰简洁的叙述。尤其是叙述性文字,看起来是自然客观的呈现和记录,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事实的谙熟和融通,以至于有置身其中的体验和再现。作者常常不经意地将叙述作为主要的表述方式,以此绾结相关性的考证和阐释,这使单篇交游考证文章往往成为结构连贯的叙事体散文或随笔样式,写法高妙自然,读来亲切愉悦。比如第十九章《〈沉吟楼诗选〉所涉交游考》中对“邵点”的考证,就是一篇以邵点生平事迹为叙事线索,将精要的考证和分析融合起来的叙事文。所谓高妙自然,便是作者执笔的从容裕如,将考证与议论不着痕迹地行进在人物关系及活动展开中,而不是端起架子、摆起面孔地说考证、论事理;所谓亲切愉悦,那就是这类文字会给读者带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的阅读享受。从全书来看,作者建构了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生活和交游的历史语境,或者说复现了那一历史场景,令读者真切地感受彼时彼地发生的彼人彼事。

如果说一篇篇洋溢着作者学术热情和才华的文章,本身就在书写着作者的人生形式和学术生命,那么有多少人知道,《金圣叹史实研究》又是记载着陆林先生生命苦旅之书。他在研究金圣叹的后半阶段,病魔来袭,开刀、化疗、放疗以及病痛的折磨,其身体和精神之苦痛非旁人能够体验。但对于将学术研究视作自己生命的人,他只能将苦痛和坚韧融入到研究工作中。如果说这也是一种胜境,那就是超越自我、超越生命的最高境界。读《金圣叹史实研究》,一页页翻过,总觉得那么厚重。每一页不知翻去了作者多少的人生光阴,无人算过;每一个字不知凝聚了他多少的心血,却可以想象。因为陆林说过,“没有一事一考、一字一辨的习惯和功夫,何谈考大事,辨重典?不从一事一字入手,如何能发现大事重典”,^{[1](17)}这样的驻足和蹉跎,二十余载的时光就这样悄然度过。如果说坚持不懈、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学术问题的探索和思考,需要一种精神,那这种精神在当下并不为多数人向往和追求。当学术研究被世俗和外界喧嚣侵扰时,当把学术作为跳板去追名逐利时,当紧跟时代风潮去架构宏大研究项目和课题时,有多少人能像陆林先生这样,孜孜以求、埋头耕耘在自己的学术世界?陆林身上这种学术研究的“古风”,或许与时下学术风头格格不入,但其独特的学术品格难能可贵,足以垂范他人。值得一提的是,《金圣叹史实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4)。该文库自2010年开始设立,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的严格评审,代表了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该书的入选,不单是文库对《金圣叹史实研究》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的高度认定,也是对陆林先生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品格的褒奖。

当年魏良辅“十年不下楼”,打造昆山腔“功深熔琢,气无烟火”,使之产生永久的魅力。而今陆林20年守书房,用生命砥砺出的《金圣叹史实研究》,有着炉火纯青般的质感。这本承载生命重量之书,当为金圣叹学术史以及明清文学史实与实证研究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 [1] 陆林. 金圣叹史实研究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773.
- [2] 顾公燮. 丹午笔记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162.
- [3] 封龙君. 现实与幻想——在文学与美学的范式之间 [EB/OL]. <http://blog.sina.com.cn/fenglongjunlin>, 2011-02-08.
- [4] 四库全书总目(卷173) [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524.

作者简介:葛娟,女,副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